

技术时代文艺评论如何拓展空间

蒋述卓

双塔

式的评论文风。

随着数字人文研究的推进,基于对网络文学和数字文化的大规模数据的“远读”进行网络图谱绘制,进而进行相应的情感分析和主题分析,已经使这种技术与人文协作的评论成为可能。如麻省理工学院新媒体实验室开发的叙事分析软件,已能通过算法追踪观众注意力轨迹,为评论者提供全新的分析维度。也就是说,面对技术对文艺的全面渗透和影响,文艺评论不仅要将技术分析作为美学判断的基础,更需要借助技术手段帮助进行文艺形态的分析。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形成交互式对话文风,直接与作者在线上进行沟通与交流,就会改变目前这种评论滞后甚至一些创作者根本不看评论的局面。

这就是说,文艺评论要对文学文本阐释和评价,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注重研究文学生产的创作过程以及它在创作过程中吸收了哪些复杂的因素和科技的手段,从而创造出崭新的文艺形态。

网络文学在读者与作者的交互中形成的“共创”,彻底打破了传统的作者中心论,作品成为一个相互博弈与共同创作的动态过程,就如古代的说书人一边说书一边要接受听众的评判,作者在读者接受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作品。网络文学平台多维度的互动空间,使网络小说在连载的过程中,读者可以在“段评”中进行声音拟剧演绎、读者之间可以形成“二创”、对作者的情节进展进行猜想干预……众多读者与小说文本产生了多维度的互动,形成独特的“读写”氛围,对小说作者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既满足读者期待又不迎合读者猜想,成为作者构思创作中的“创意纠结”。这时评论者就需要对文本边界展开研究,对作品的形成过程进行媒介与文本互动关系的分析,形成一种理性分析和美学评价。电影、电视播放中的“弹幕”也形成了一种新的评论话语方式,反过来创作者可以根据“弹幕”的需求创造出新的改编作品。这也是文艺评论工作者当前需要注意和吸收的话语表达方式,这势必会形成一种对话交互

技术时代的文艺评论还需要评论者建立技术解码能

力,评论作品时需要对其中的技术手段加以理解并作出评价。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2400多个镜头中,特效镜头超过1900多个,平均每个镜头包含5种以上特效元素。这些特效是如何形成这部电影的美学效果的?这就需要电影评论工作者对技术有充分的了解,建立在对技术手段的分析基础上作出的美学评价才是更加令人信服的。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不仅采用多空间、非线性叙事结构,还在表演形式上将现代科技融入敦煌文化的展示当中,运用二维动画、3D特效、AI技术等,用多个屏幕加以辅助,通过超清数字影像和音响技术,增加了话剧的震撼效果,让观众在数字演艺之中获得新的体验,其审美效果是由中国审美传统与现代技术以及表演方式的交融产生的。那么,文艺评论必定要考虑技术的因素才能更好地作出美学评价。

当然,在技术时代,文艺评论工作者既要考虑技术对艺术的影响和提升,又要警惕科技带来的意义消解,警惕技术资本控制了作家、艺术家的头脑,一味地炫技,追求感官刺激。如果评论者只是堆砌技术术语,就会让人产生“隔”的感觉。评论文风还得建立在大众理解的基础上。同时,评论者还需要坚持人的尊严和文艺的精神创造性。文艺的人文性、精神性永远是不过时的。技术时代也不能太迷信技术,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可以利用好数字技术帮助自己,但不能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文艺评论对技术时代的文艺创作是负有理解、审视甚至提醒作用的。技术时代文艺评论的文风革新,不是简单的技术工具升级,而是观念的根本转变。评论者需要保持技术敏感与人文理性的双重自觉,在数字谜网中维护审美判断的独立性,在技术狂欢中坚守价值批判的超越性。

去年年初,曾暗暗许下宏愿:把法国文学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都通读一遍。从中世纪的贝迪耶的骑士文学《特利斯当与伊瑟》、启蒙时代闪耀着人文主义光辉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到确立为自然主义文学典范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及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迪亚诺的《暗店街》……读着读着,忽然有了更宏大的愿望:希望借由法国文学的悠久传统,连带着将欧洲文学的名作佳篇也都找来系统阅读。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乃饱学之士,他的《小说家与小说》中的开篇,介绍了西班牙巨著——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巧合的是,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微信读书”上全力阅读这本厚达1000多页的经典之作。有了这位博古通今的引導者带路,让这趟文学旅程妙趣横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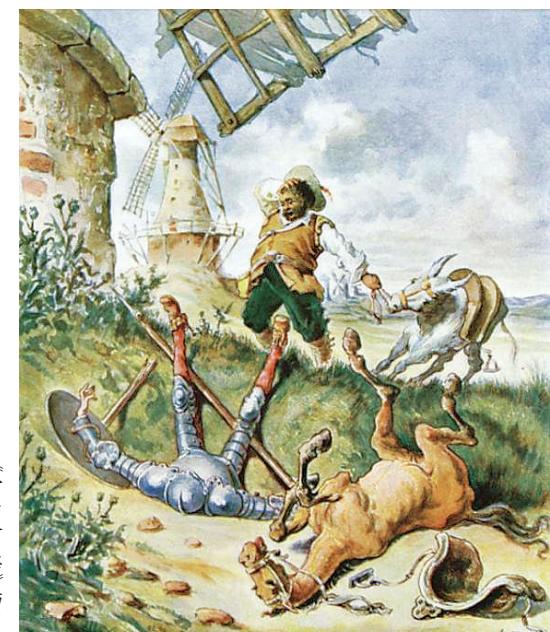
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一主一仆。一个酷爱骑士文学、满脑子离奇幻想,终日以“锄强扶弱”为己任;另一个看似好吃懒做,务实愚昧,实则大智若愚。堂吉诃德向桑丘·潘沙许诺,让他日后坐上海岛总督的位子,桑丘于是将信将疑地跟随主人堂吉诃德踏上了这趟令人哭笑不得的冒险之旅。

读者们或多或少都对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故事耳熟能详。这样的笑闹剧情在这部著作中不只是灵光一现的插科打诨。我在阅读这一章节时,内心却是复杂的况味:堂吉诃德把那几十架风车看作是“无法无天的巨人”,决心要为上帝清除掉他们,打一场“正义之战”。这在正常的思路看来,是疯狂的精神状态,是一种负隅顽抗的偏执。而我认为,堂吉诃德的这一行为,浸透着悲凉的人生底色。他之所以会有这样令人感到荒唐和匪夷所思的行为,或许和他常年沉浸在骑士小说中有关。他不自觉地将骑士精神中的勇敢、忠诚、大无畏的性格光辉,投射到具体的现实境遇中。堂吉诃德试图凭借一己之力改天换地,对抗荒诞,却让自己身陷这种困窘和无人理解的境地。而一路与堂吉诃德作对的桑丘·潘沙,在堂吉诃德临终前悔悟并焚毁骑士小说时,桑丘却开始模仿主人堂吉诃德的语言,完成了一场人生之旅的殊途同归和精神衣钵的隐秘传递。

阅读《堂吉诃德》,理解作者塞万提斯在小说中的良苦用心,或许应将这部著作放置在小说诞生的时代中考量。

塞万提斯创作的《堂吉诃德》于1605年出版第一版。众所周知,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发端于14世纪中叶的意大利,而这部作品恰好诞生于西班牙从“黄金世纪”跌落的转折点。经济制度的转型与冲突、文化思潮的激荡与碰撞、社会阶层的分崩与重组,成为小说文本下隐藏的三股暗流。而塞万提斯本人毕生困窘、厄运不止的蹉跎岁月,也在《堂吉诃德》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展现与书写。如果把堂吉诃德和桑丘比作住在人心里的两个人,一个代表了人的“斗争的一面”,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个人称为“斗士”;一个代表了人的“隐逸的一面”,或许可以称为“隐士”,那么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徘徊在斗争与逃避之间,挣扎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堂吉诃德》之所以能历经时间的冲刷和验证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正在于它在嬉笑怒骂的夹缝间,融合了众生的世俗百态;在插科打诨的灵光间,夹杂着笑中带泪的讽刺艺术;在孤身迎战的境地里,凸显出能可贵的生活哲学;在相伴相知的旅途中,展现出坦诚相见的人生智慧。

“《堂吉诃德》是所属语言的荣光,塞万提斯的杰作雄霸了过去的五百年。”哈罗德·布鲁姆的溢美之词,以振聋发聩而又激荡人心的笔锋表达了这部小说的价值。经典文学作品,不在于篇幅长短、题材讨巧与否、时代久远与否。每一部经典之作的诞生与流传,既包蕴着具体时空下的切身遭遇,又通过艺术赋形获得超越本体存在的永恒意义。可以说,《堂吉诃德》既继承骑士文学传统,又结合桑丘的民间话语,将各方文明经验熔铸成新的叙事范式,在一代代读者心目中,在“重读”与“再释”的良性循环中永葆生机。



《堂吉诃德》插图

人物转变点亮正义之光

——小说《借命而生》的叙事结构

范樱姿

石一枫的长篇小说《借命而生》(人民文学出版社),因其独特的现实主义魅力,被誉为“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近日,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引发了观众的热议。在故事中,因“盗窃风波”身陷囹圄的许文革阴差阳错地踏上了逃亡之路,而怀揣着“刑警梦”的警察杜湘东则执着地走上了追逃的漫漫旅程。小说不仅真切展现了追逃过程的艰难曲折,还映射了国企改革等时代浪潮,深入探讨了生存与正义碰撞下的人性困境与光亮探寻。

在小说《借命而生》中,石一枫通过对正义界限的模糊定义与细腻重塑,将叙事推向了深邃的人性维度。他没有采用传统刑侦小说中泾渭分明的善恶划分,而是巧妙地将警察杜湘东与逃犯许文革置于道德的灰色地带。作为正义象征的杜湘东,因“越狱事件”引发的愧疚与不甘,逐渐偏离了程序正义的轨道,他漠视规则、仅凭直觉行事,在偏执的追逃中迷失自我;而被定义为“罪犯”的许文革,却在矿难中展现出令人震撼的挣扎,都折射出时代对个体的深刻影响。这种叙事手法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现实感与厚重感,还暗示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紧密相连,以及人物在困境中对正义与人性的坚守与追寻。

同样触动人心的,是作家精心设计的许文革的“借命”觉醒与杜湘东自我救赎的情节脉络,为故事注入深刻思想内涵。许文革从最初的苟且偷生到主动自首的转变,杜湘东从偏执追逃到放下执念的和解,这两条人物成长线索相互交织,构成了小说的情感高潮。作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与情节铺垫,展现出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以及最终实现精神升华的过程。这种情节设计摒弃了传统小说中常见的戏剧性冲突与简单化结局,转而以人物的心灵转变为核,暗示了正义的内涵不仅在于法律的制裁,更在于人性的觉醒与救赎。当杜湘东与许文革最终达成和解时,故事完成了对正义与人性的重新诠释,让读者在震撼与感动中领悟到更深层次的人生哲理。

《借命而生》整部小说,深刻地揭示了生存与正义的复杂关系,即真正的正义并非单纯的道德审判,而是在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在追逃与逃亡的情节冲突中,穿插着人物在时代中的艰难抉择,无论是杜湘东因执念而陷入的生活困境,还是许文革为生存面对良知的挣扎,都折射出时代对个体的深刻影响。这种叙事手法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现实感与厚重感,还暗示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紧密相连,以及人物在困境中对正义与人性的坚守与追寻。

在人物关系的架构上,石一枫将杜湘东与许文革塑造成彼此的镜像,构建出充满张力的互文关系。两人在长达20年的追捕与逃亡过程中,持续观察、揣摩对方,这种对抗性的互动不仅推动了情节发展,更成为双方自我认知重构的催化剂。杜湘东在许文革的坚韧中反思自己对正义的偏执,许文革则在杜湘东的执着中重新审视逃亡的意义。作者通过这种镜像人物的设置,巧妙地将外部的追逃冲突转化为内在的精神博弈,在情节的起伏中展现出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让读者看到两个灵魂在对抗与对话中走向和解的全过程,深刻揭示了人性在复杂关系中不断成长与蜕变的主题。

小说采用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编织时代浪潮下的生存与正义之网,一条线索紧紧围绕杜湘东的追逃历程,另一条线索则聚焦许文革的逃亡生活,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彼此呼应,勾勒出时代变迁的宏大图景。石一枫在推进故事时,巧妙地将国企改革等时代元

素融入其中,使人物的命运选择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在追逃与逃亡的情节冲突中,穿插着人物在时代中的艰难抉择,无论是杜湘东因执念而陷入的生活困境,还是许文革为生存面对良知的挣扎,都折射出时代对个体的深刻影响。这种叙事手法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现实感与厚重感,还暗示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紧密相连,以及人物在困境中对正义与人性的坚守与追寻。

同样触动人心的,是作家精心设计的许文革的“借命”觉醒与杜湘东自我救赎的情节脉络,为故事注入深刻思想内涵。许文革从最初的苟且偷生到主动自首的转变,杜湘东从偏执追逃到放下执念的和解,这两条人物成长线索相互交织,构成了小说的情感高潮。作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与情节铺垫,展现出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以及最终实现精神升华的过程。这种情节设计摒弃了传统小说中常见的戏剧性冲突与简单化结局,转而以人物的心灵转变为核,暗示了正义的内涵不仅在于法律的制裁,更在于人性的觉醒与救赎。当杜湘东与许文革最终达成和解时,故事完成了对正义与人性的重新诠释,让读者在震撼与感动中领悟到更深层次的人生哲理。

“借命而生,终要还命于天”,在当今世界,人们在追求利益和地位的过程中,很容易迷失自我,成为“借命”的囚徒,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违背了内心的道德准则。在生活的压力下,我们可能会面临种种诱惑与挑战,但唯有直面苦难、坚守良知,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站稳脚跟,走出一条光明正道。

一首诗能够被人记住的部分,往往是细节和趣味,是唤起了他人共同经验的个人化的东西。在诗中,不一定是虚张声势、大摇大摆才会引人注意,很可能是一个眼神就勾走你的灵魂。

我确实愿意找到事物中存在本源性、元素性、还原性的东西,发现并自由地呈现出来。这些沉淀在文化层底部的东西,带有朴素而天然的感染力,容易接受也容易挥发,让你沉醉却不知所以。但是这些浸润并不是自动生成的,需要我的铺垫和引领,以一种自由的方式带你神游。我所说的自由,就是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语言方式,放松甚至是无差异的,让书面语言与言说达到统一,像说话一样写作。

但是这样的语气仅仅是一种姿态,并不能构成个人的特异性,我更愿意在

放松的语言方式中,从事物的表面入手,逮住那些陌生化的东西,还原其中本来就存在的神性。我所说的神性,并不是简单地去处理宗教题材,而是从个人化的语言和气息中挥发出来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无论是神性还是神性,都不用刻意去寻找,那些来自于传统、习俗、地域、历史、民族心理、语言、现实生活、人性、传说等综合性的元素早已根植于你的身体里,随着你的经历加深和加厚,最终构成你的精神底色,成为你的个人史。神性存在于读者的感知中,我仅仅是唤醒了你心中本来就有东西,用燧石去点燃你心中的火海。

因此,诗与读者相遇,有如在高空中对接闪电,发光并击中你灵魂的是你自己,而我的语言只是天空中的一道裂缝。

(作者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我的眼睛只是个小小窗口

侯建臣

树就是整个树的世界,我见到的树就是所有的树,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只有这些树。进入书里,进入一片又一片丛林,才知道丛林是无限的,树是无限的,而我所见到的树,是那么那么少。我的眼睛只是一个小小的窗口,窗口不是世界。

比如水的世界。书是大海,在这里汇集着许多水。它远不仅仅是海水、湖水、河水所能涵盖的。而我曾以为,我所见到的湖就是汪洋,就是大海,就是世上的水的世界。我划着小舟漂流其上,就以为我正行走在大海的中心。而书中所展现的水,是流淌着的,是凝固着的,是以所有的形态存在着的水。一滴水也是大海,但大海没有边界。

比如物的世界。书是一个杂货铺,这个铺子藏着你要找的所有东西,也藏着你所认识的世界之内和之外一切的存在。“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只是渴求美色和钱财的人的小眼界,书中自有的,是万物,是万象,是无限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只是也许没有找到路,也许没有

找到门,也许没有找到钥匙,或者也许从来就没有去找过。

看的书多了,如看过的太阳多了,再不敢睥睨什么、漠视什么、小看什么,知道自己的“大”,是这个世界微不足道的小。于是再站在那个土堆之上,羞愧之色便会蒙上脸颊,就连那首古诗都不敢诵读出来,只在心底低低地、一遍一遍地念出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阅读,让我的那一个、还有其他若干个幻影回归现实。

阅读也让我知道了世界的“大”与自己的“小”。